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耿艳菊
凭窗闲坐对烟霞



窗户是房子的眼睛,不管什么样的房子,窗都是最生动的一笔。

从前的窗子很好看,王维的诗中写: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雕刻精美的窗户,有一种生活的闲趣,雕刻着的花鸟虫鱼,都有着美好的寓意,寄托着一份生活愿望。

窗前,栽一棵树,或者养几盆花,是每户人家必然要做的事情。这样,窗就不但是窗了,而是一方可以欣赏的风景。不管是书香人家,还是不识文断字者,站在窗前看看树看看花,心里都会漫上一股子喜悦,有一种烟火俗世之外的小小的风雅。

现在的窗也好,虽然简约了,也有它的好处,玻璃的,明亮,视线更开阔。现在的房子多是高楼大厦,那么站在窗前,视线所及处也许是整个城市,也许是连绵不断的云、山,也许是一片茂盛的园子……常常凭窗远望,站得高,看得远,心胸也许就高远宽阔了。这是窗带给人的另一项好处。

自古以来,窗一直都是人们心灵的挚爱。古人也喜欢在窗前徘徊流连。“秋将归去冬又至,寒色不遮万山翠。小窗倚徙片时间,有美人兮隔江水。”在窗前流连一会儿,看看外面的风景,想想自己的心事。不过,这位古人想的不是美人,而是对面江边的芦花,委婉含蓄地化用《诗经》里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以寄托对故乡

母亲的思念。

窗不但给房子带来灵动和光亮,它还是人心的一面出口。不管是开心的,还是忧伤的,窗在无形中分担着人的情绪。

窗把不好的情绪排出去,被风吹散了,被空气稀释了,愁绪就变得轻飘飘的,人心里也跟着轻松了,入眼的景物,该翠绿翠绿,该粉红粉红,一切都顺眼顺心了。

窗把好的情绪也释放出去,身边的风、阳光、草木、花朵遇见了人的快乐,也跟着快乐,这时候,有风吹过面颊,会觉得风很温柔;阳光洒在薄荷绿的窗帘上,像翠绿的水波在荡漾;窗台上的花草袅袅地散发着清新的香气,一定是快乐碰触到了它们;楼下花坛里一向没精打采的月季,却不知何时开出了粉紫妩媚的硕大花朵……仿佛你快乐了,所看到的也会是快乐的。

倚窗静坐,是生活中很多人喜欢的。窗是一个独处时最好的地方,既给了自己空间,又没有完全脱离生活的轨道,只是暂时让自己有片刻的游离,或者说精神的畅游。只隔着几厘米,窗内是安静的自己,窗外是热闹喧哗的世界。

“凭窗闲坐对烟霞。”这是一段独属于一个人的美妙时光。俗世生活的琐碎烦恼都可以抛开,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,也可以置之不理,世界是静的,澄澈的,心也是静的,澄澈的,什么都不想,只闲闲地对着一窗云霓,任心灵天马行空地驰骋。

母亲常跟我絮叨:“天过晌午,年过秋,老了,不服老不行。”

回来的路上,买了两杯奶茶,请母亲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,这是我这个秋天写下的第二份文案。母亲只喝了一口,便说奶茶太甜,还不如南瓜粥好喝。

回到家,进厨房熬了小米南瓜粥,还撒上了葡萄干和枸杞。又做了两个小菜,还开了一瓶红酒。给母亲倒了一小杯,我还是第一次和母亲喝酒。母亲回想起父亲当年喝酒的趣事,往事顺着酒香氤氲出来,弥漫了秋天的餐桌。陪母亲浅酌一次,是我这个秋天写下的第三份文案。

傍晚和母亲逛菜地。母亲说,年龄大了,庄稼也种不了了,不如把门前的半亩地种上树,然后养些鸡、鹅。说干就干,赶紧网购了铁丝网,打算把半亩地围起来。

晚上和母亲计划着鸭鹅工程,我说,网购的花已经在路上了,等花到了,种植在胡同里,帮母亲打造一条花香小径。这个秋天,我送母亲一份诗酒田园的文案。

母亲这几天很开心,我觉得她倒不是对我的文案满意,她是对我的陪伴满意。放下手机,陪父母聊聊天,吃顿饭,散散步,这可能就是父母们希望收到的关于秋天的文案吧。

秋虫声声

周广玲

当夏日的热烈渐渐隐退于远山的轮廓,夏蝉的狂热,以及那些曾响彻云霄、不知疲倦的鸣唱,一夜之间,就被秋风轻轻吹散。而就在这时,蚍蚍儿的温存絮语,如同夜空中最温柔的小夜曲,缓缓升起,在秋夜的微凉中,编织着另一番宁静与遐想。

夜幕低垂,万籁俱寂之时,秋虫们开始了它们的交响乐,蟋蟀的低吟浅唱,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琴弦,轻轻拨动着人们心中的柔软之处;而远处偶尔传来的蝈蝈声,则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,虽不常见,却足以让人驻足聆听,心生向往。这些微小的生命,以它们独有的方式,诉说着秋天的故事,为这静谧的夜晚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。

秋虫的鸣唱如同天籁之音,穿透寂静的夜空,轻轻拂过心田。它们不似春日鸟鸣那般欢快,也没有夏夜蝉鸣的热烈,却自有一股温婉与哀愁,恰到好处地融入了秋的韵味之中。这声声虫鸣,是大自然最质朴的乐章,没有华丽的装饰,却充满着纯真与和谐。

行走在丰收的田野间,稻香四溢,金黄满目,秋虫的歌声从沉甸甸的稻穗间传来,与丰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。它们也在为这一年的辛勤耕耘而欢歌,庆祝着大自然的馈赠。乡村的夜晚,四周一片静谧,只有秋虫的鸣唱在夜空中回荡,它们或高亢激昂,或低回婉转,每一声都像是精心编排的情话,缠绵悱恻。这声音,穿透了微凉的空气,辗转于每一扇半掩的窗棂,也悄悄潜入了那些喟若寒蝉、渴望温暖的心灵深处。

秋夜月光如洗,轻轻铺洒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,给这宁静的夜晚披上了一层神秘而温柔的面纱。此时,若你静下心来,侧耳倾听,便能感受到一股来自自然的呼唤,那是秋虫们在不舍昼夜地吟唱着生命的赞歌。

月光下的山坡、村庄、田野、草丛、墙根,都成了秋虫们自由驰骋的舞台。它们拉弦儿的、弹琴的、击鼓的、敲钹的,啾啾啾啾地热闹非凡,仿佛是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,各自展现着独特的魅力与才华。秋虫,用它们简单的声音,编织出一首首月光下的小夜曲,旋律清越美妙,在清风中萦绕,直抵人心最深处。秋虫们的鸣唱,虽不及人声那般复杂多变,却以其独有的清越与缠绵,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,让人不禁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万物产生了无尽的遐想。

秋虫之声,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音响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表达。它让人联想到岁月的流转、时光的匆匆,以及那些关于成长、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在秋虫的鸣唱中,我们仿佛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,那些被日常琐事所掩盖的思绪与情感,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与共鸣。

更有趣的是,秋虫似乎总能读懂人的心情。当愁绪满怀、难以入眠之时,它们的声音似乎会格外清晰,甚至“声声移近卧床前”,仿佛是在以它们特有的方式,给予人们以安慰与陪伴。这种无声的交流,让孤独与寂寞的心灵得到了慰藉,也让人们在秋夜的寂静中找到了一丝温暖与希望。

秋虫声声,月夜里的诗意画卷,它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之外,找到了一片心灵的栖息地,让我们在自然的怀抱中,重新找回那份纯真与宁静。秋虫声声,月夜下的每一刻,都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。

马海霞
秋天的「文案」



说实话,母亲今年确实老了很多,头发半白了,腿也弯了,我偷偷拿出手机给她拍照,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角度,怎么拍都是老态。突然感觉到,七十多岁、马上奔八的人了,对生命的畏惧确实比我强烈。

那天,我下班偶尔抬头,看到天空飘着的云,特别像天使的翅膀,看着这美好的一幕,一天因工作积累的精神内耗都被治愈了。秋天是看云的季节,既然母亲不愿远游,可以在近处走走,陪母亲看看云。

周末休息时,我喊母亲陪我去森林公园玩。以前和母亲逛公园,都是母亲找个地方坐下,让我们随便逛,逛完了再一起回家。原来我认为母亲是不喜欢走路,后来才知道母亲年龄大了,肌肉无力,走路多了累。这次陪母亲来公园,我也不再四处逛了,而是找个空旷的地方,坐下,陪母亲说说话、看看云。

回想我的前半生,少年时,曾和发小躺草地上看过云;年轻时,曾和恋人在大厦楼顶看过云;中年忙碌,累了,自己呆坐着,看云。但似乎一直没有陪父